

DANGDAIOUMEICHANGXIAOERTONGXIAOSHUO

安妮卡的宝石

[英] 爱娃·伊博森 / 著
章 棣 / 译

美国纽伯瑞奖
英国卡内基奖
英国斯马蒂奖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国际获奖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DANGDAIYOU MEI CHANGXIAOERTONGXIAOSHUO

安妮卡的宝石

[英] 爱娃·伊博森 / 著
章 棣 / 译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国际获奖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STAR OF KAZAN by EVA IBBOTSON

Copyright: © EVA IBBOTSON 200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XX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妮卡的宝石/(英)伊博森(Ibbotson,E.)著;章棣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国际获奖系列)

ISBN 978-7-02-006940-8

I. 安… II. ①伊…②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00049号

责任编辑:王晓亚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李 博

安妮卡的宝石

[英]伊博森 著 章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0千字 开本710×1010 毫米1/16 印张16.5 插页2

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940-8 定价:23.00元

主要人物表

- 安妮卡 本书主人公,出生后被弃于修道院门口的孤女,心灵手巧,热情善良。
- 艾利 教授家的厨子,身材矮胖,慢性子。
- 希莉德 教授家的女仆,身材干瘦,急脾气。
- 朱力斯教授 教授三兄妹中的老大,地质学家,身材高大,自从多年前他的新娘在婚礼前一周去世后,他就再没怎么笑过。
- 埃米尔教授 教授三兄妹中的老二,精通艺术史,又矮又胖,头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
- 格特鲁德教授 教授三兄妹中的老三,音乐家,擅长演奏竖琴,经常面露愁容,心情忧郁。
- 宝琳 安妮卡最好的朋友之一。
- 史蒂芬 安妮卡最好的朋友之一。
- 萝莉·埃格哈特 埃格哈特家的独女,自私、虚荣、任性。
- 埃格哈特先生 萝莉的父亲,粗鲁、伪善、虚荣。
- 埃格哈特夫人 萝莉的母亲,肤浅、虚荣、势利。
- 拉伦汀 埃格哈特家的老姨婆,穷困潦倒,年轻时曾是舞蹈明星。
- 爱德特劳·封·坦宁堡夫人 安妮卡在斯碧陀庄园的母亲,装腔作势。
- 海曼·封·坦宁堡 安妮卡在斯碧陀庄园的弟弟,冷漠自私。
- 赛德 吉普赛男孩,斯碧陀庄园的马夫,安妮卡的朋友,非常了解和热爱马匹,骑术一流。
- 玛蒂尔达·封·塞尔兹 爱德特劳·封·坦宁堡夫人的妹妹。
- 奥斯瓦德·封·塞尔兹 爱德特劳·封·坦宁堡夫人的妹夫。
- 古德露恩·封·塞尔兹 爱德特劳·封·坦宁堡夫人的外甥女。
- 唐纳小姐 格罗森福勒(贵族女子寄宿学校)校长,外形令人既生厌又生畏,冷酷无情。

目 录

第 一 章	艾利拾了一个女婴	1
第 二 章	黄金之城	8
第 三 章	白驹	18
第 四 章	基督山伯爵夫人	26
第 五 章	喀山之星	35
第 六 章	圣诞鲤鱼	45
第 七 章	幸福来了	51
第 八 章	斯碧陀庄园	62
第 九 章	小马驹	77
第 十 章	小狗赫克托尔	86
第 十 一 章	神奇的温泉	95
第 十 二 章	烧糊的气味	103
第 十 三 章	吉普赛人	107
第 十 四 章	教父	122
第 十 五 章	海曼的荣誉	131
第 十 六 章	湖边发现的照片	136
第 十 七 章	意外的礼物	147
第 十 八 章	康纳德舅舅的故事	153
第 十 九 章	证据	165
第 二 十 章	格罗森福勒宫	174
第 二 十 一 章	第 126 号	184
第 二 十 二 章	拉格纳·海利布理	189

第二十三章 营救安妮卡.....193

第二十四章 坦白203

第二十五章 人去楼空.....208

第二十六章 何去何从.....213

第二十七章 河滨酒店.....218

第二十八章 信和洛克.....225

第二十九章 剪贴册.....235

第三十章 蒸汽船.....240

第三十一章 纪念日.....245

第三十二章 海曼的新打算253

第三十三章 御马258



第一章 艾利拾了一个女婴

艾利进教堂不过只是为了歇歇脚。这可不是一个进教堂的好理由，但她身材已经发胖，又上了年纪，她的脚已经不堪重负地疼了起来，而且疼得还不轻。

这是一个六月里的美好夏日，艾利和她的朋友希莉德（艾利有多胖，那希莉德就有多瘦）一大早就从维也纳出发了，乘着一列小火车来到多夫斯特山脚下，打算登上山顶。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她们都会去爬山，这一天是她们的休息日。这一天她们解掉围裙，换上阿尔卑斯山地农家少女装；她们背上装着意大利蒜味香肠三明治和切片梅子蛋糕的帆布包，这样爬到山顶上就不会饿着肚子欣赏美景了。厨子艾利和女佣希莉德在一个住着几位教授的大宅子里干活，工作关系成全了她们多年的友谊。平日里，她们一直在教授们挑剔的目光下，清理、做饭、购物，擦洗房屋的各个角落。在整整一个星期的辛劳工作之后，一次远足是再惬意不过的了。

而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周日，艾利换了一双新靴子。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远足决不是炫耀新靴子的时候。在差不多到半山腰的时候，她们来到了一块缀满鲜花的草地；隔着草地，一座洋葱形屋顶的白色教堂在草浪间闪现。

艾利停下了。



安妮卡的宝石

“呃，希莉德，我想去为我的母亲祈祷。我昨天晚上梦见她了。要不你先走吧，我随后就来。”

希莉德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说了让你别穿新靴子。”

于是希莉德继续往上爬。艾利走过架在小溪流上的木桥，进了教堂。

这是一个可爱的教堂——总有些地方，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上帝举办的一个绝妙晚会。天堂，而这个教堂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天使和金色的星星，圣乌苏拉在画中张开双手。一看到这些，艾利立刻觉得自己的脚舒坦了很多。教堂里供奉的圣物不是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趾骨，或是一只干瘪的手，而是一绺圣徒的头发，装在一个镶着珍珠的圆顶玻璃杯里。虽然教堂周围没什么人迹，却依然有虔诚的信徒在贞女脚下的花瓶中插了一束新采的高山杜鹃花。

艾利坐上了靠背长椅，松开了鞋带，为多年前去世的母亲祈祷……然后闭上了眼睛。

她感觉自己还没怎么睡呢，就醒了过来。教堂依然是空荡荡的，但似乎有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把她从浅睡中吵醒。她环视一圈，却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不过，在圣坛阶梯下面的深红色地毯上，一个包裹引起了她的注意。

包裹有差不多一个西葫芦那么大，而且应该还是一个很大的西葫芦。艾利一开始以为这是有人把这作为丰收礼献给教堂的。但是丰收节不是在九月吗？现在不过才六月。而更让艾利大吃一惊的是，这个貌似西葫芦的包裹突然发出了声音，是一阵微弱的呜呜声……

是小猫……或是一只小狗？艾利系上了鞋带，走过去看个究竟。情况比是小猫或小狗还要糟糕。

“噢，天啊，”艾利无法控制地叫了起来，“噢，天啊，天啊，我的天啊！”

希莉德早就已经爬到了山顶。她已经欣赏够了山顶的风光，吃掉了一整块意大利蒜味香肠三明治，吸足了山间清新的空气。但艾利还未出现。

希莉德有点恼火。当你在山顶享受景色的时候，总会希望有人陪着你。她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人影，只得收拾背包，沿着石坡路，穿过松林，回到了草地边上的教堂。艾利还在里面，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但怀里多了个东西。她一脸茫然，带着一种兴奋的红晕。样子很奇怪。

“有人留下了这个。”她说。



艾利拨开包裹的一角，让希莉德看。

“上帝啊！”

包裹里那个幼小的生命看上去不过刚出生几天，但却奇迹般地活着。她身上散发着生命赐予的热量，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一样腾腾地冒着热气。她的双腿在包裹里不安分地蹬着。当希莉德伸出瘦削的食指触碰她的脸颊时，她睁开了双眼，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她们。

“围巾上别了一张便条。”艾利说。

这张纸条布满了泪痕，上面写着“请好好照顾我的女儿，把她送到维也纳的修女们那里去吧”。

“我们该怎么办？”希莉德焦急地问道。她们俩都没有结过婚，对照顾小孩的那一套一无所知。

“就按便条上说的办，把她送到维也纳的修女们那里去，不然还能怎样？”

一个小时后，她们抱着婴儿在山下的佩特斯多夫小镇上出现。镇上也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谁的孩子。

“她肯定是从路那头送过来的，从山口那边。”他们说。

一位农妇给了她们一瓶牛奶。她们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那座小湖边的火车站，等待回维也纳的火车。

这个散发着热腾腾的潮气、精力旺盛的幼婴，一路上不停地折腾，这让她们在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天色已经开始暗去。她们知道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会收留女婴，但她们没钱租马车。

她们只得选择有轨电车。虽然这是一辆新式电车，但当她们到达圣心修道院门口时，天依旧晚了。

修道院的铁门紧闭着。一栋白色的矮房里传出唱诗班的歌声。

“她在这儿会没事的。”艾利抚着婴儿的脑门说。

希莉德拉了门铃绳。铃声回响了一会儿，却没有人来开门。

她又拉了一次。过了一阵，终于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女穿过院子，匆匆地来了。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么？”修女问道，透过渐浓的夜色凝视着她们。

“我们带来了一个弃婴，修女，”希莉德说，“我们在山里的一座教堂里找到的。”

“别，别，别！”修女挥起双手，满脸不安，“快把她带走，你们不该来这儿



安妮卡的宝石

的。我们正闹斑疹伤寒呢，还在隔离。已经有三位修女得病了，孩子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

“斑疹伤寒！”听到这个可怕的词，艾利不禁打了个寒颤。

“赶快把她带走，赶快！”修女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像赶鹅一样赶她们走。

“那能带到哪儿去啊？”希莉德发话了，“总得有个地方吧。”

“现在正是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没人会收留小孩的。”她说，“你们过六个星期再来看看吧。”

她们被关在门外，干瞪着眼。

“我们先把她带回家，明天再打听。”

“教授们会同意么？”

“用不着让他们知道，”艾利说，“把她放在楼梯下面就好了。他们从来不下厨房的。”

但她恰恰错了。

这三位教授自打出生就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坐落在维也纳最古老城区里的一个小广场南边，不远处就是皇宫和西班牙骑术学校。从楼上可以看见盘旋在圣斯蒂芬大教堂塔尖的鸽子。圣斯蒂芬大教堂正处于城市的最中心；而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这也就是他们整个世界的中心了。

即使被如此众多的名胜环绕着，这里依然不失如在室内般的宁静。在石子路的中央，矗立着一尊勃伦纳将军战马青铜塑像。这尊铜像被孩子们当做一个巨大的玩具，连接了现实与孩子们的幻想：他们骑着它、轻拍它，下雨的时候就躲在下面，幻想自己身处肃杀的战场。这位将军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这个广场也因他而得名，叫勃伦纳广场。

在这位骑马将军旁边是一个喷泉。喷泉的水不深，围着一圈很宽的石边。有时，孩子们会在城市西北角的普拉特游乐园赢得几尾金鱼，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喷泉时会把金鱼倒进去，这样喷泉里就有了金鱼游动的身影。

广场西边的教堂因守护神圣弗洛里安^①而得名。这座漂亮的教堂拥有一块幽绿的墓地，野花在其中肆意生长；对面一排被铁皮包裹着的栗子树将广场与紧邻的一条通往城镇中心的马路隔开，也隔绝了尘世的喧嚣。在广

① 守护神圣弗洛里安，传说中保护人类免受水灾和火灾的守护神。



场的一角还有一个小书店；它的对角处是一个搭着条纹雨篷的咖啡店。看起来，这个广场拥有让人们生活舒适所需要的一切。

教授们住的房子是周围一排房屋中最大也最漂亮的一栋：一楼有一个锻铁阳台，窗台上有花盆箱，门锤是一只猫头鹰的头的形状。

三位教授当中，朱力斯教授年纪最长。他蓄着尖尖的山羊胡，身材高大，成天绷着脸。许多年前，他曾经距离婚姻的殿堂已经很近很近了。但就在婚礼前一个星期，新娘却不幸去世了。从此以后，朱力斯教授就再没怎么笑过了。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在大学里担任教授，向学生介绍氟石、花岗岩，还有一些地质考察时的实用小技巧，可以保护眼睛不被敲击岩石时飞溅的碎屑伤到。

他的弟弟埃米尔教授俨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又矮又胖，头上光秃秃的没有一根头发，上楼的时候还会稍稍有点喘气。他是一个乐天派，精通艺术史，可以凭借一幅画里天使的脚趾鉴别出这是丁托列托^①还是提香^②的作品。

第三位教授是三个人里最年轻的，名叫格特鲁德。她专修音乐，讲授和声以及旋律配合法，并在市管弦乐队中弹奏竖琴。照顾一架竖琴就像照看一个壮硕而又任性的孩子，你必须抱着它走，保护它不受气流的影响，还要搬它上车。正如许多竖琴家一样，格特鲁德经常面露愁容，心情忧郁。

三个人这辈子连被子都没有叠过，更不用说洗袜子或者煮鸡蛋这样的事情了，纯粹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艾利和希莉德外出休假前都会事先准备好午餐。但是教授们在临睡前仍然需要帮助。朱力斯教授需要一杯威士忌和一杯苏打水以帮助睡眠；埃米尔教授的胃非常的娇弱，一杯加蜂蜜的热牛奶是必须的；格特鲁德教授有脚寒的毛病，需要在被子里垫上一个热水袋。现在，他们正等待佣人的睡前服务。希莉德和艾利总是在九点钟准时回来——但今天却是个例外。

“我们怎么办呢？”朱力斯教授问道，将头探出窗外焦急地等着。

“我想我们最好下去看看。”他的弟弟说。

于是他们下楼，经过客厅和书房，来到了一扇铺着绿色厚毛呢地毯的门

① 丁托列托(1518—1594)，十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丁托列托曾受业于提香门下，作品继承提香传统又有创新。

② 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他在油画技法上对后期欧洲油画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前。这扇门后就是他们绝少涉足的厨房。他们小心地打开了门，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的木桌被擦洗得发白，炉围也磨得很光亮。炉火静静燃着。但是艾利和希莉德跑到哪儿去了呢？那威士忌、热牛奶和热水袋又在哪儿呢？

突然，后门打开了，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希莉德的帽子歪着，艾利的头发散了下来，手里还抱着个东西。

一片沉寂。

“那……是什么？”朱力斯教授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指着那个包裹问。

“是一个婴儿，先生。有人把她遗弃在一所教堂里了。”希莉德说。

“我们想把她交给修女们，”艾利说，“但是他们那儿正闹斑疹伤寒，在隔离。”

婴儿转过头，抽了一下鼻子。埃米尔教授惊讶地看着她。他习惯了圣子耶稣一动不动静静地躺在圣母怀中的画面。但这个婴儿却如此躁动。

“绝对不能让她待在这房子里，没有商量，”朱力斯教授说，“哪怕一天也不行。”

埃米尔教授点了点头：“想想她会有多闹腾……”

“还会影响情绪，”格特鲁德教授说，“更别提她最终不得不面对的命运了。”

“不过就到隔离结束而已。”艾利说，“几个星期时间。”

朱力斯教授摇头。“这决不可能。我是不会同意的。”

“那好吧，先生。”艾利冷冷地说，“我们明早就把她交给警察，他们总会有办法处理掉这孩子的。”

“交给警察？”埃米尔教授吃惊道。

婴儿轻轻扭动了一下，睁开了双眼。

“上帝啊！”朱力斯教授惊愕道。

如此纯真的一个小生命，是必然不应该被送进警察局里，与罪犯和醉汉们为伍的。

朱力斯清了清嗓子。“绝对不能让她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绝对不能。”他说。

“她不能发出声响来。”埃米尔说。

“我们的工作也决不能被打扰，一分钟也不行。”格特鲁德教授说。

“而且一旦隔离结束，就把她送到修道院去。好了，我的威士忌呢？”



“我的热牛奶呢？”

“还有我的热水袋呢？”

教授们都上床休息去了。艾利和希莉德腾空了一个装桌垫的抽屉，垫上叠好的毛毯，给婴儿垫上借来的尿布，让她躺在了抽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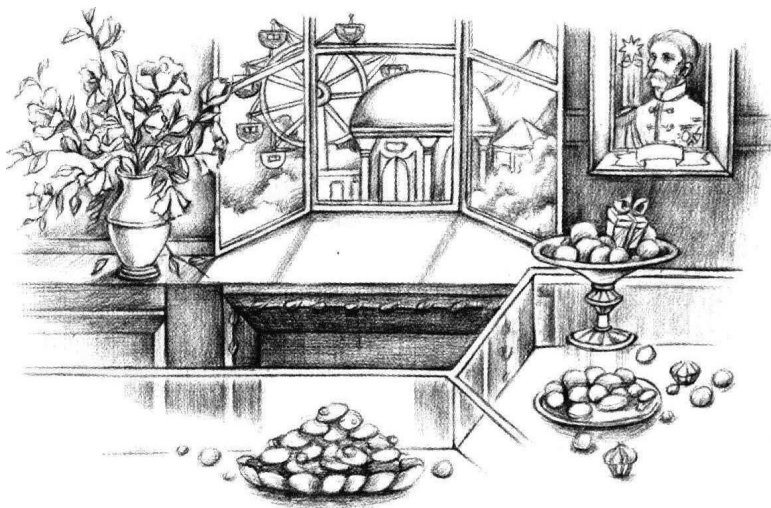
“我们该给她取个名字，就算她最后不是我们来抚养。”希莉德说。

“我希望用我妈妈的名字。”艾利说。

“你妈妈叫什么？”

“安妮卡。”

希莉德点了点头：“安妮卡。好的，就这个吧。”



第二章 黄金之城

维也纳城彼时正是奥匈帝国的首都,统治着欧洲中部十三个成员国。

已入暮年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①是当朝的皇帝。他不仅在市中心拥有一座冬宫,还在气候宜人的市郊建有一座夏宫。然而,他的生活却很寂寞。他的夫人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唯一的儿子也饮弹自尽了。然而,残酷的命运没有能够击垮他。他并未就此迷醉在酒池肉林当中,仍然坚持在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翻看政府工作报告,开始一天的工作;每天晚上会像他的士兵一样,睡在一张又冷又硬的铁板床上。他甚至会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差人找来十二个生活困苦的人,为他们洗脚。他想做一个好人。

然而年岁不饶人,他已经连腰都不能弯了。当小女孩给他献花的时候,他不能亲自去接,否则僵老的身体一旦弯下去就无法直立,只有靠助手帮忙才能扳直。有时,维也纳的学生们用粉色的纸巾折成很多颗小小的心形,在他骑马经过的时候把它们一把把地撒到他身上,这些心就会挂在他的胡子上,被他吸进鼻孔里,让他不停地打喷嚏。

尽管如此,维也纳的人民依旧热爱他和他的那份固执。他们喜欢这个即使有汽车却仍然选择乘坐那辆旋转着金色车轮的马车走街串巷的国王,

^①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848—1867),奥匈帝国的缔造者暨第一位皇帝(1867—1916)。



喜欢这个从来不高高在上的国王。他们喜欢看在他生日那天燃放的焰火，喜欢那套逢典礼必穿的军礼服。这套衣服包括一条粉色的裤子，一件蓝色的轻骑兵束腰外衣，一把提洛尔来福枪，以及一顶插着一片巨大的羽毛的威严的头盔，这一套穿起来真是颇费周折。

维也纳的每一所学校都挂有他的画像。他的那张布满络腮胡的脸以及光秃的头顶，对小孩们来说就像自己的爷爷一样熟悉。

除了这位皇帝和皇家宫廷剧院^①之外，维也纳还因它的音乐而闻名。几乎每一位伟大的作曲家都曾经在维也纳留下了印记，像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还有斯特劳斯。在这里，每一个房间都会有音乐流淌而出，每一个咖啡店里都有华尔兹韵律在跳动，即使在街道上也有人拉着手摇风琴享受音乐的快乐。而在那富丽堂皇的歌剧院当中，更是常年都有体态雍容的女高音倾情演唱。

再有就是食物了。维也纳人的一大乐趣便是美食。街道仿佛被各种香料熏制过一样，走到哪儿都可以闻到烹调的味道。香草、现磨咖啡、肉桂、泡菜，各种食物的气味调和在一起。即使是黄瓜沙拉这种几乎不会在其他城市见到的食物，在这个城市当中也会有它独特的味道。

在糖果店里，你可以买到用杏仁蛋白软糖捏成的形态逼真的小甲虫、小瓢虫，还有身子缩进壳里的小蜗牛。那里的糖老鼠做得是如此的精美，以至于孩子们都舍不得咬下第一口。用姜饼做成的小房子里，还游荡着几个奶油杏仁糖制成的狰狞的女巫，戴着甘草编制的女巫帽。甜品店里有七种巧克力蛋糕售卖。还有用甘草华夫饼做成的水果馅饼，上面涂着一层榛子仁糊；面皮捏成的船形盏里挤着一堆多汁的浆果，都是从奥地利乡间现采摘来的新鲜货；每一颗野生的草莓都弥散着红润的光泽，每一颗蓝莓都是完美的圆球形。

除此之外，维也纳适宜居住还有其他的原因。在皇家普拉特公园当中，你可以在古树荫底下散步或是骑马；里面刚刚建成的摩天轮是整个欧洲大陆最高大的一个。多瑙河淌过城市的北沿，你可以从码头登上一艘明轮蒸汽机船，顺流而下到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或是逆流而上去往德国。还有郊外的山丘，坐火车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① 皇家宫廷剧院，即现在的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全世界公认的一流歌剧院，是以“音乐之都”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的主要象征，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



但维也纳人最引以为豪的,是在西班牙骑术学校里面表演马术的那一匹纯种白色利比扎马。西班牙骑术学校并不在西班牙,而是在维也纳旧城中心,毗邻皇宫。它有着拱形的屋顶,由数排高大的支柱支撑着,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体育场。在这里看到的利比扎马,是在帝国南部一个名叫利比扎的村落里专门饲养的,而且只有其中最优秀的几匹会被送到维也纳。被选中的马匹住在王子殿下曾经居住过的拱廊宫殿里。它们从大理石水槽里饮水,用四年的时间学习跟随音乐做出规定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战场上是可以派上大用场的。这是些有着响亮名字和辉煌历史的动作:跳跃、直立跳跃、前肢起扬……

那些来维也纳的游人被问及最想看的東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回答是这样的:“利比扎马,就是那种会跳舞的白马。我们可以看看吗?”

安妮卡一醒来,就推开阁楼的窗户,让窗外的广场跃入自己的房间,开始崭新的一天。每天早上她都重复这同一个动作,因为她喜欢看窗外那井然有序的生活。鸽子还停栖在勃伦纳将军雕像的头顶,喷泉却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咖啡店的约瑟夫正把一张张咖啡桌搬到路边的人行道上,这意味着今天又会是一个好天气。从广场对面那栋破旧的小房子里跑出了一个小男孩,是他的朋友史蒂芬。他手里拿着一个罐子,正要去打牛奶。他一共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五兄弟都披着一头亚麻色的金发。他的母亲博德克夫人正怀着第六个孩子,如果这还是一个男孩,她就打算送人了。

有一只狗正穿过那一排栗子树,从广场旁的街道缓缓地闲步而来。安妮卡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只狗,所以她充满期盼地盯着它:如果它是一只流浪狗,没有了主人,那她就可以收养它,艾利应该就不会反对了吧?毕竟当安妮卡身处困境的时候,正是艾利收养了她;当她这个幼小的生命被遗弃在教堂里的时候,不也正如这只狗一样无家可归吗?但一位妇人跟在后面出现了,手里牵着一根绳子。安妮卡的希望便破灭了。教堂的钟声敲打了七下,安妮卡离开了窗边,开始穿衣服。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放假,所以她可以不用编辫子,也不用穿上学生裙了。尽管如此,在她出门找朋友玩之前,仍然有很多梳妆打扮的事情需要做。

从安妮卡被收养至今,时间已经悄然流逝了十二年。当那场斑疹伤寒最终过去之后,圣心修道院随即宣布解除隔离。这天,艾利抱着婴儿,和希莉德一起上楼,找她们的雇主商量一件事。



“我们实在不舍得把她交给别人，”她们俩说，“所以，我们这是来告别的。你们不用替我们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把她拉扯大的。”

几位教授看起来似乎深受打击。他们很困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我们抱怨过么？”朱力斯教授硬邦邦地说。

“我们都没有反对她继续留下来吧？”埃米尔教授反问道。

“我很确定我什么都没有说过。”格特鲁德教授无法克制地眨巴着眼睛。

希莉德和艾利不解地望着教授们。

“你们是说，是说她可以留下么？”

朱力斯教授低头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觉得她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哦，那是当然！”艾利大呼道，“她一定会成为维也纳城里受过最好教育的孩子。”

的确，安妮卡在七岁时就不仅可以做出三层高的裹着糖衣的巧克力蛋糕，还可以烹制出一等一的烤肉。到九岁时，她就可以把黄瓜切得薄如蝉翼，甚至可以透过那一片黄瓜读报纸。当她来到菜摊前，小摊贩们就得拿出最好的存货，因为她锐利的目光可以发现任何一点瑕疵。希莉德教她怎么把掸子绑在脚上，这样就可以踩着掸子擦地板，又快又省力。她还学会了怎么清洁银器，怎样使用钩针，怎样编织和缝纫。从这两个女人身上，她还懂得一个道理：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不管你想不想做。

但不管是艾利还是希莉德，都没有教过安妮卡如何去梦想。安妮卡迷失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的能力，也许是从她身份不明的亲生父母那儿传下来的。

安妮卡一进厨房，艾利就扔下正磨着的咖啡豆，也不管那炉子里正热着的面包卷了，她转过身来，给了安妮卡一个小小的拥抱。过了这么多年，艾利现在已经不再怎么担心安妮卡的生母会突然出现这么件事儿了。但每天清晨，当安妮卡从阁楼上下来的时候，她依然会心存感激。

“你耳背后洗干净了吗？”安妮卡点点头，把耳朵伸给艾利看。

安妮卡的身体很健康，一头浓密的泛着玉米般金黄色光泽的头发，平坦的眉毛下面一双若有所思的灰色眼睛忽闪着，还有一张美丽的大嘴。这样迷人的小女孩在奥地利乡间也算不上稀罕，那些放鹅的小女孩，挤牛奶的女仆，在夏日里将牛赶到高地牧场的女孩子，她们当中很多都很可爱。但有着